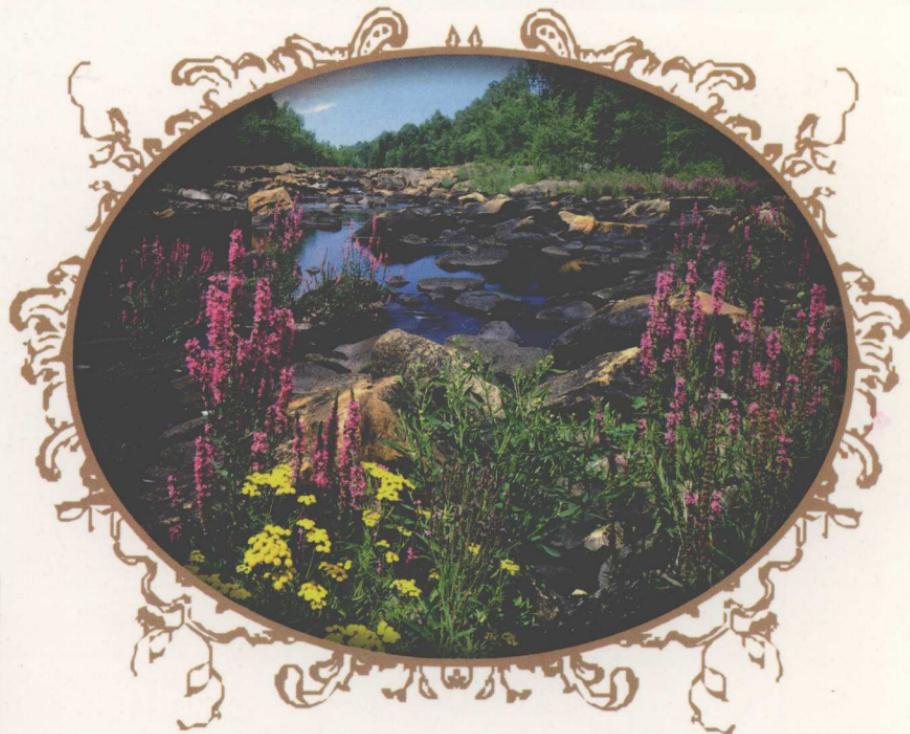


优秀短篇小说集

那年花开 (三)

李相状 魏莹 / 著



- 它是一本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47.7
1154
20(3)

目 录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魏莹 著

集 短篇小说

著者介绍

出版说明

作品目录

本刊采稿

读者用书

编者手记

作者简介

作品评价

文坛动态

读者来信

编辑手记

读者用书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读者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 I.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著 者 李 乡 状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 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那年花开(三) 目录

那年花开(三) 目录 (4137)

穷期。从过去的一味追求升学率到现在的素质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身全体教育工作者提出的严峻的时代课题。人的现代化是其他一切现代化的基础。正如西方一位未来学家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提示未来，有一点必须首肯——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下个世纪的竞争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对提高国民素质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在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改革了教学方案，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说老实话，这个方案在修改过程中我都认真看了，难度很大，尤其是家长的思想，一下子很难转过来。但我们要创新有困难是正常的，我们要有勇气，要敢于走前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没人反对、没有难度的事还叫什么改革。虽然我们在本次课改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要充分认识课改是一个改革创新的过程，实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及时发现和及时研究解决。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教研、科研人员的专业指导力量，充分利用研究课、公开课、评估课、集体备课、讲座、经验交流等教研形式，深入一线指导工作，特别是在教师观念的更新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

马春花说：“新课程改革好是好，也是必要的。但，为什么实

验教材和李锐集

那年花开(三)

齐志远兴奋地说：“逝者如斯，来者可追，教育改革正未有穷期。”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身全体教育工作者提出的严峻的时代课题。人的现代化是其他一切现代化的基础。正如西方一位未来学家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提示未来，有一点必须首肯——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下个世纪的竞争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对提高国民素质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在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改革了教学方案，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说老实话，这个方案在修改过程中我都认真看了，难度很大、尤其是家长的思想，一下子很难转过来。但我们要创新有困难是正常的，我们要有勇气，要敢于走前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没人反对、没有难度的事还叫什么改革。虽然我们在本次课改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要充分认识到新课程是一个改革创新的过程，实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及时发现和及时研究解决。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教研、科研人员的专业指导力量，充分利用研究课、公开课、评估课、集体备课、讲座、经验交流等教研形式，深入一线指导工作，特别是在教师观念的更新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

马春花说：“新课程改革好是好，也是必要的。但，为什么实



验班的学生成绩老是上不来呢，我看再改革也离不开教学上。一是要把课讲好，让学生听懂，听明白。二是让学生大量做题，不做题学生怎么会呢，学生连题都做不会，还谈什么素质教育。”

陈默接着说：“我同意马老师的看法，现在谈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要进行改革，但考试制度首先要改，学生最后还得看分，你教学上改的再好，学生考不上高中，不但我们说不过去，家长也不能答应我们，到时候就晚了。我们不能成为罪人，让学生恨我们一辈子。”

齐志远脸色难看极了，拿着钢笔的手在发抖：“我说的你们难道还听不明白？一句话，我们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首先要教他们做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教书育人。”

陈默还要说，方洁拉了她一下，示意不让她再说了。这时，齐腾腾突然跑了进来，直奔许会：“许老师，图书角办不出来了，李里宣布关闭了。”

原来，许会老师考虑到中考题形的变化，根据同学们知识面狭窄的具体情况，上个月由许会老师提议要建立图书角，由她献书架。同学们也大力支持。

从图书角组建以来，同学们踊跃捐书，竟达到170多本，齐腾腾与钱小刚利用一个周六下午的空余时间分门别类贴上了标签详细作了记录，并规定平时借书由李里负责管理，捐书由许婷婷负责，就这样图书角成立了。

可谁想到不久，却屡屡出现因图书角引起的风波：
1、梁小松上课看课外书，被老师批评；
2、排队借书，大喊大叫，乱七八糟，班级被扣了分；

3、李里要求辞职，借书还书都找她记，太麻烦，耽误时间；
4、个别书被弄散了页，弄坏了皮，甚至被弄丢；



许调……激动兴奋的奔腾起来，转过身来对许老师说：

今天又有同学来借书，可李里就是不借，同学指问她没有管理好，可李里还觉得委屈，一时弄得不亦乐乎，于是，李里宣布暂停使用图书角——关闭。

许会老师来到后，让大家静下来，但仍然有人在议论。有的说，许老师提议建图书角，就是为我们中考扩展知识面，如果说图书角不开还要它有什么用？有的说，主要是管理没到位。

针对这些情况，许会认真地进行了反思，说：“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我没有经验，考虑问题不全面。”于是，大家进行了大讨论，同学们不但对图书角的认识加深了，而且李里也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图书角的热情不够，投入的精力也不多，最后提出的图书角管理方案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都认为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图书角继续由李里管理，同学们也都表态支持李里的工作，接受李里的监督。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吞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看书永远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博然后专，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学生的求知欲，充实了学生的课余时间。许会看着自己精心创建的图书角，这么受同学们的喜爱，会心地笑了。

许会安顿好同学们，又去开会，可没走多远，齐腾腾追上她说：“许老师，不好了，你快回班看看吧，许婷婷同唐斌斌打起来了。”

许会气坏了，今天是怎么了，按下葫芦起了瓢，忙跟着齐腾腾向班级跑去。

一阵“当当”的皮鞋声。

许会脸色铁青，匆匆的走来，身后紧跟着齐腾腾。不料“啪”的一声，一个文具盒被摔在地上，里面的文具撒了一地。



许婷婷像疯了一样，死死抓住唐斌斌，两人在地中间厮打着，四周围了一圈看热闹的男生。

“打呀，往死了打，别松手。”

“婷婷使劲，给他来个猴子偷桃，猴子偷桃啊。”

“唐斌斌，快进招啊，神仙采葡萄。”

几名男生在一旁喊着，为他们叫阵助威。

许婷婷和唐斌斌在男生的簇拥下厮打在一起。

孙梦瑶生气地上前推开男生，大声喊道：“你们快别打了，松手啊。”

可不管孙梦瑶怎么喊，也无济于事，两人死死地互相抓住，用拳头抡着。

“住手！”许会突然推开教室门，冲了进来，冲着学生们大声喊道。

众人见老师进来，怔了一下，随后“呼啦”一下奔向自己的座位。

许婷婷和唐斌斌像是没听见，继续厮打着，这下可把许会气坏了，不容分说，上前一把抓住他们：“说你们，没听见啊，都给我住手！”

显然，唐斌斌和许会被老师的举动震住了，抓着对方的手终于松开了，两人站在原地喘着粗气。

许会瞪着眼睛狠狠地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唐斌斌和许婷婷都低下了头，谁也不吭声。

许会有些急了，厉声喝道：“怎么了，都哑巴了，说话呀？”

两人还是不吭声。

许会生气地将目光移向全班：“齐腾腾，他们为什么打架？”

齐腾腾站起来为难地说：“老师，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我不知道的。”

许会的目光在同学们的身上移着：“钱小刚，你说！”

钱小刚：“老师，我也不知道！”

这时，梁小松在底下憋不住了，说：“老师，还是让他们自己说吧，我们真的不知道。”

“班干部呢，你们都怎么了，同学打架为什么不管。”

几名班干部自惭地低下了头，同学们屏住呼吸，等待着老师的处理。

许会将目光收了回来，冲着唐斌斌和许婷婷说：“好，你们都不说，那就在这站着，我去开会了。”

许会回到会议室，明显感到气氛不大对，不但大家有些不高兴，而且齐志远生着气，最后，他酸着脸对大家说：“今天的会就到这，大家对课改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能在背后不顾客观的分析，瞎议论，尤其是我们的中层干部，在这方面要起表率作用，不能东拉西扯，说三道四，甚至无中生有。”

接着，齐志远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教育是培养人的艺术”既然是是一项艺术，就不能只采取一般性的说教，单纯的批评，粗暴的训斥，那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讲究艺术形式和实施艺术手段，更要讲究教育机制。这种机制是什么？说到底就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就是育人。说着停顿了一下问，“各位还有什么事？没有散会！”

许会没有回教室，而是直接回到实验班，教室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沉默，同学们都瞪着眼睛瞧着讲台上的许婷婷和唐斌斌。

许会说：“怎么样？想好了没有？”

许婷婷和唐斌斌谁也不肯先张嘴。

“说话呀，你们刚才打架的劲都哪去了，怎么哑巴了。”许会急了，大喊。

许婷婷看许老师急了，无奈地指着唐斌斌说：“是他先惹



我的。”

唐斌斌不服气：“谁惹你了，我说你了吗？”

许婷婷也不示弱：“你没说，我说我姑也不行。”

“我没说，我说啥了？”

“你说老师装，讲的古文人物不对，把《过零汀洋》作者文天祥讲成了关汉卿。”

许会脸一下子红了，望着唐斌斌刚要说什么，唐斌斌抢着先开口了。“谁说了，我没说！”唐斌斌辩解着。

“你怎么没说，就是你说的，还说老师的讲课方法不好，一会儿让大家提高自学能力多看书，一会儿又让大家多做题，什么呀，要不是靠着齐腾腾他爸早下岗了，待齐校长走了看你咋办，还靠谁。这些你说没说？”

唐斌斌有些急了，说：“你少诬陷我，我什么也没说。”

“好了，都别说了。”许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喊道，“都给我回座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懂什么，大人的事少跟着掺和。”说完转身走了。

唐斌斌和许婷婷只好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唐斌斌气得不行，冲着许婷婷说：“你当着老师面瞎说啥，我什么时候说老师靠齐腾腾爸了。”

许婷婷噘个小嘴说：“你就说了，就是你咋的吧！”
“不是我，我没说！”唐斌斌大叫着，回身用脚使劲向挨着自己的教室后门踢去，只听“嘭”的一声，门板被踢出了一个大窟窿。

大家的目光一下投向了唐斌斌，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

许婷婷幸灾乐祸地说：“唐斌斌，你大祸临头了。”

区委张书记办公室的气氛有些紧张，李副区长在向张书记汇报松江一中的情况。

“关于齐志远挪用实验楼经费一事，我了解了一下。”李副区长小心地望着张书记说，“这事是事出有因啊。”

“什么事出有因？这笔钱是省市下拨的专项经费，再有原因也不能用，他齐志远脑袋进水了胆这么大？”

“您先别生气，目前松江一中的经济确实很困难，教师的福利待遇不但没有，反而还要从月收入中拿出30%作为工资浮动。还有住房问题，一些教师的住房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有的老教师因孩子结婚没地方，竟住到江边的窝棚里。这对松江一中的改革很不利呀。听说有几名年青骨干教师已经辞职到别的学校去了。”

“那也不行，不能因教师没房子就挪用专项经费，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弄不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事上边还不知道，让他们先用一阶段，然后再补上，我看没啥问题吧。”

“事到如今你还护着他，上边怎么不知道，连市纪检委都知道了，打电话说要查这事呢，让我拦住了，人家把信都写到市委书记那里去了，还说他同那个小徐老师搞不正当关系，你怎么管？”

“怎么还有这事，我怎么没听说。”

“我看这事一定出在那个小徐老师身上，当初我说过他多少次，让他把姓徐的老师换下来，别一来就让她当班主任，他偏不听，还说是什么大家的意见。这下可好，人家都告到市委去了，他还没事呢。”

“有这么严重？”

“我看他的眼里只有那个小徐，这样人家能不告状吗？听说这次分房子，明明那个小徐老师不够条件，还借给她一套，这像什么话吗，群众能没意见！”



“我看告状的也不一定都对，徐老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她在新课程改革上很有想法，很有开拓和创新精神，齐志远用她可能遭到一些人的嫉妒，这是正常的。松江一中没有这样一个人，齐志远的工作也很难开展。”

张书记打断李副区长的话：“好了，我们不说这个小徐了，你告诉他，赶紧把买房子的事给我停下来，我不管他有什么原因，决不允许挪用专项经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讲政治，你我都不可能含糊。我们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

“好吧，我马上通知他。”

“你问问他忙什么呢，抽时间到我这儿来一趟，就说我找他有事。”

“好！”

松江一中的校领导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课改问题。

齐志远衣服俨然地坐在圆形会议桌前说：“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候，我们务必要统一认识，思想统一了步调才能一致。同时要抓紧制定期末考试方案，先把框架定下来，尽快上报区教育局。这个方案不出来，我们的新课程改革就不配套，学生和家长都不认账，工作就无法进行。”

杨光明副校长补充道：“我看上报区教育局是一方面，作为我们本身要提高认识，要把这个方案和新课程改革一起写到学校教学大纲里，这样才有说服力，教师们也好有个遵循。”

齐志远赞同地点头：“这个想法好，我看可以。”

贺红梅脸上早就露出了不满：“对于期末考试方案的出台，我没有意见，但将其写入学校教学大纲我认为还为时过早。这事光区里同意还不行，必须要省市教育部门认可，全市有个统一的要求才行，不然还是没用，学生中考和我们平时教的不一致，会对学生产生误导，到时吃亏的是我们，到那时一切都晚了。所



以，我认为这种事还是慎重一点好。”

齐志远想了想说：“你们到区里找一下陈局长，让她把这个问题向市教育局反映一下，尽快解决，不然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听说最近国家教育部不是出了一个文件吗，我们找来参照一下，就按照国家的意见办。”

贺红梅：“这事我也听说了，文件还没到我们这呢。”

齐志远：“你问一下区教育局，文件到没有，到了我们赶紧拿来复印一下。现在的事不能等，一等一个月过去了，我们等不起呀，这事就交给副校长了，请你尽快办理。”

贺红梅只好同意：“好吧。”

齐志远突然转移话题：“还有一件事，就是房子。杨副校长，房子的钥匙拿到手了没有？”

杨光明轻轻地点头：“拿到了。”

“那还等什么，赶紧把钥匙分给大家。”

“我想再等几天。”

“等什么，快发呀！”

“还有一些事我会后再跟您说。”

“什么事，你就现在说吧，这也没外人。”

杨光明有些为难地：“还是会后单独跟您说吧。”

齐志远笑了：“单独说什么，就现在说，让大家也听听怎么回事。”

杨光明：“现在有人因房子的事告状，听说上边要查这事呢，我怕现在就把房子分了，大家意见更大，先缓一缓，等这阵风过去了再说。”

“有告状的？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是听说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听说的？不管他，我们分我们的。在这件事上我想多说两



句。这次分房子有的老师有意见，认为我不公平。你们说 I 我怎么不公平了，方案是分房小组定的，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些具体意见。但那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仅供你们参考，不合适可以不采纳。我看焦点是借徐老师的那套房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知道吗？”

众人望着齐志远没有说话。

齐志远叹了一口气说：“许老师的家我去了几次，居住条件真是太差了，屋子小不说，每天还需要生炉子，许会的父亲年纪大了，这些活都要许老师来做。我想学校先借给她一套带暖气的房子，让她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教学上，等她有房子时再让她倒出来，这完全是从工作考虑的，如果大家有意见可以取消。”

“我们大家都没意见，这次弄房子本身也是为了教改，促进工作，齐校长个人担了很大风险，我们非常感激。”

“别这么说，感谢我干啥，都是为了工作。”

这时，里屋齐志远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

“杨校长，你替我接个电话，问问是谁来的，要是张书记找我，你就说我不在。”

“唉。”起身到里屋接电话。

齐志远继续领着众人开会。

“对于分房子的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齐志远继续刚才的话题。

众人静默，无人吱声。

我问“贺副校长，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关于借徐老师房子的事，教师们意见很大，但学校已经定了，我们服从就是了。”

齐志远笑了：“红梅呀，你这么说可不行啊，你是主管业务的



副校长，又是学校的二把手，这件事首先你得同意才行，我们可都是给你干活呢。”

“我没意见。”

“那好，我们就算通过了。”

这时，杨光明接完电话从里屋出来：“齐校长，请你接电话。”

“谁来的？”

“李副区长。”

“他来的？没说什么事？”

“没说，只说找你。”

“你没说我不在？”

“您没告诉我不接李副区长的电话呀。”

“好好，别说了，我去接！”说着走到办公室接电话，“李区长，我正开会呢。那件事您跟张书记说了吗？什么……这样吧，我开完会给你打过去……一定一定。”

齐志远放下电话，镇静了一下回到会议室说：“大家还有什么事？”

“没有！”

贺红梅示意等一下：“区里给了6个骨干教师名额，让我报。”

齐志远一边收拾材料一边说：“这事就按照上边的要求办吧，还有什么？”

众人无语。

“没有，好，散会。”

远远望去，校园里碧草青青，柳絮飞扬，百鸟啼鸣。学生和老师们陆续走进校园。在靠近教学楼的画廊前，围了一些教师，一张大红纸贴在画廊上，“市骨干教师名单”几个大字映入人们的眼帘。教师们的目光落在了许会的名字上。

众人用手指点着，议论着，不服气地向教学楼走去。

贺红梅看见教师们的反应，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

终于下课了，劳累了一上午的老师和学生们涌进食堂大厅，尽享午餐的快乐。

陈默等几名女教师手拿饭盒，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女教师甲说：“这课也太不好讲了，什么启发式教学，照这样下去学生中考还不考糊巴了。”

女教师乙：“这齐志远竟瞎弄，搞什么改革呀，别的学校都没弄呢，我们挑这个头干嘛，老师不讲课学生怎么学，我看学生考试分上不去他咋办？”

女教师甲：“领导都这样，为了自己搞政绩管你那个，什么学生不学生的。”

陈默说：“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学校是新课程改革试点，这是市里定的，不是齐志远一个人的事。再说，新课程改革对学生本身学习也有好处，新课改革强调教师在授课上改变方法，不是不讲课，学生该做题还得做题，这里更多的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这一点齐志远不是在会上说了吗？现在大家一提课改，变更教师在课堂上的位子，就是不用讲课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女教师甲：“新课改和过去的传统教学有很大差别，学生和老师都不适应，搞不好还不得夹生了。”

女教师乙：“肯定夹生，这还用说，咱们现在讲的和中考不配套，到时候学生考不好谁负责。”

陈默：“我听说学校正在起草配套考试方案呢，还要写到学校教学大纲里。”

女教师甲：“那有啥用，中考又不是学校出题，我们一家学生考。”



女教师乙：“就是。反正我不管，原来咋讲还咋讲，我要为我班的学生负责。”

女教师甲：“就是，咱们该咋讲还咋讲，看他能咋的。”

陈默还想说什么，她已排到了窗口，里边的师傅大声嚷着：“别唠了，快打饭吧，后边还等着呢。”

陈默忙回过头来：“买二两米饭，一个红烧肉，半个黑白菜。”

顷刻间大师傅将她所要的饭菜打好递了出来，陈默将磁卡插到刷卡器里，待里边刷完卡，便端着饭菜走了出来。

陈默在一个靠着窗子的桌前坐下，刚要吃，赵凯走了过来。

“陈老师，我问你一件事。”赵凯说，“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骨干教师公布的事你知道吗？”

陈默一愣：“骨干教师，什么骨干教师？”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区教育局给我们6个市级骨干教师的名额，咱们教研室一个，给许会了。”

“什么时候的事，不能吧。”

“什么不能，名单都贴出来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陈默低下头吃饭，没再说什么。

赵凯见她不吱声，有些急了，说：“她许会凭什么呀，刚来几天就当骨干教师。”

“人家是实验班的班主任，付出的比你我都多，我看应该。”

“班主任怎么了，班主任有什么了不起的，让谁当都能干，再说这几次测验实验班的语文成绩最差，这样的老师还能当骨干教师，齐校长也太偏心了。我看他齐志远是不想好好干了，怪不得上边要让他走。”

“你小点声，调他走，上哪儿去？”

“回区里呀，这你都不知道啊，连学生都传开了，你可真笨。”